



我是一棵树

合肥 范家生

准确地说，我是一棵杨树，一棵生长在城里的杨树。我不知道是谁选择了我，我也不知道是谁种植了我，但我知道，像你一样，我和我的同伴生长得艰难，不仅有灰尘、光、噪音等污染，而且还有来自你或你们的破坏，无情，甚至于绝情，而我，只能选择沉默。

我生长在河边，生长在匡河边，目睹一条小河的往事与今生。亲眼见证了它，如何从一条污水横流的农村沟渠，变成了今天这般绚烂，就像一只丑小鸭，在不经意间变成了婀娜多姿的美丽公主。一年四季的五彩斑斓，还有那夜晚的霓虹闪烁，倒映其间，交织成一幅让人流连的油画。还有那，冬天的野鸭，夏季浆衣者，以及那些晨跑人或午后与夜幕下的散步者，时时从我的身旁经过。

我长在铁路旁，不时有一列长长的火车从身旁缓缓经过，伴着她的轰隆声午休，听着她的长鸣进入梦乡。我看到，勤劳的人们利用火车道边那片仅有的一点土地，种上四季应时庄稼或蔬菜。我看到他们或她们那忙碌的身影。我看到黄瓜的嫩绿，我看到青菜的舒展，我也看到那饱满的大豆。她们或他们让我敬佩，更让我感叹，自愧不如。看，那些杂草，那些野花，依然蓬勃，仍旧蔓延，引得许多蝴蝶，翩跹其间。我长在大桥下，看着桥上人来人往，车来车去。一

个小男孩，伸出胖嘟嘟的小手指着我，一片，两片，三片……孩子，我的叶数不胜数。春天来了，我发芽生长；夏天来了，我浓阴满地；秋天来了，我一地金黄；冬天来了，我……我曾看到一对年轻的男孩女孩，在桥上，在雨中，在我的影子里，窃窃私语，四目传神，令我不禁摇动身影，发出沙沙的轻音，为他们喝彩，为他们祝福。我也曾看到，在桥的一侧，不时会有警车驻足，一辆又一辆不按规则行驶的助力车被拦住，我看到争吵，我听见教诲。

为了让你们生活更美好，我为绿化添力，我为空气质量提升助力，我更想用自己的生命为你们作贡献，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，虽然，我享受不到其他同样生长在城里的树，甚至花花草草的那些待遇。而如今，仅仅为了减少春天来临时那些漫天的杨絮，虽然短暂，但你们却无法容忍，更不愿用更加科学的方法处理，而选择最简单、最直接、最有效的办法——截肢。是的，截肢，不是连根拔起。此时，寒霜在伤口处凝结，冬雨在伤口处洗刷，甚至雪花也在伤口处绽放。真矫情，真自私，真无聊。你说。也许吧！因为我是树，你是人。因为你不是树，所以你不知道我的痛苦；就好像我不是你，所以不知道你的矫情、自私和无聊一样。

仅此而已。



突炉子锅

池州 侯朝晖

冬夜寒冷，喜欢早早地上床，焐在被窝里翻“枕边书”。随手拿起的一本书里，看到朱自清先生写到，当年在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执教，冬天里，一家人围坐桌旁吃火锅。火锅里只是些青菜豆腐。他撇起豆腐，蘸上酱油，递给孩子们，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，乐不可支。画面温馨，令我心有戚戚矣！

在吾乡，火锅叫“突炉子锅”，或者干脆叫“突炉子”。叫法土，用具也土。炉子是泥土烤制的，直径不到一尺，有通风口，有炉胆，有三只耳把子，形状有点像古代的鼎。锅，要不是铝锅，要不是瓦钵。往往一只炉子夏藏冬用，旧了，甚至碎了，修补一下再用。经过无数次烟熏火燎，黯旧的炉体仿佛涂抹了一层厚厚的岁月包浆。

锅里的食材也土。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，几乎家家贫寒，饥馑，纵使冬天烧个炉子锅，锅里也基本都是家里的平常之物。目的纯粹是为了让一顿饭能吃得暖和些而已。平时的锅里，无外乎地里兴种的萝卜、白菜、菠菜、茼蒿、茼蒿之类，甚至简单到焐一锅腌萝卜菜或者腌雪里蕻，放几勺鲜红的辣椒糊，撒些葱花或蒜叶，一家人也吃得滋滋有味，头上直冒汗。若有客来，锅里会稍微丰富些，主人会切块洁白如玉的豆腐，抑或放些薄如纸片的干张，佐以茼蒿之类的青菜，一青二白，清清爽爽。锅里最丰盛的时候要数过年。鱼头突豆腐，生腐烧肉、杀猪汤……等等，变着花样来。再适时地放些鱼圆子、肉圆子、藕圆子、糯米圆子到锅里烫熟，让人手不停箸，大块朵颐。我最爱的还是生腐烧肉炉子锅。家乡的生腐生产历史悠久，材料好，工艺精，品质优，名闻遐迩。用这种色泽金黄、柔软而富有弹性的生腐，和当地的黑猪肉同烧。先大火烧开，然后用文火慢慢“突”，一直“突”到锅中“噗噗”有声，热气腾腾，一只只臃肿的生腐条在热汤中跳动、颤抖，像如今的老大妈在跳广场舞。这样的生腐入口软绵、油润，让人味蕾大开，唇齿留香。

升炉子最好的燃料是栗炭，易燃，无烟，火力强。可惜，在吾乡少见。即便市上有，也舍不得买。吾乡人多用烧柴锅时留下的木柴余烬，也就是已炭化的木材疙瘩。退而求之，就用晒干的木材头子或者树桩。这些燃料不易燃，而且燃烧时火力不足，生火时必须用扇子扇，抑或用嘴使劲地吹，弄得烟雾缭绕，呛得人直咳嗽，熏得人涕泗滂沱，甚至脸上弄得像个“花脸猫”。纵使如此，升炉子还是娃娃们的乐事，争抢着去做。想必，是憧憬炉子锅里的美味吧？每年一到入冬冷时，只要母亲说，今天准备突炉子锅，我便迫不及待地到里屋拐角处找出陈年的炉子，擦去灰尘。然后，静等着敲着腿帮去吹火，升炉子。

寒冷的冬日傍晚，特别是室外北风呼啸、大雪纷飞之时，紧闭柴扉，一家人团团围坐在饭桌旁。一只炉子锅放在桌子中央，周围是两三碗农家小菜。幽幽的火苗摇曳着，舌头一般舔舐锅底。锅里热气腾腾，缕缕香味弥漫在昏黄的煤油灯灯光中。母亲适时地撇起洗净的茼蒿、菠菜等青菜，放锅里烫熟，再逐一撇送到我们碗里。我们一边吃饭，一边静听父母有一搭没一搭的轻声闲聊。老屋里氤氲着温馨的气息。

是的，突炉子锅，特别是那个“突”字，我觉得是家乡人的一项伟大发明。一个“突”字，让清苦的日子温馨起来，让寒冷的冬天温暖起来，让平静的生活沸腾起来，让我们在贫寒的岁月里，始终怀揣一颗滚烫的心。

温情的菜刀

肥西 凌泽泉

透过厨房里的菜刀，一眼就能看到温暖。那把菜刀，刀板厚，刀把上包着圆木，褐色的刀身就像是熏了很浓的烟火，唯有那雪亮的刀刃依旧放着寒光，似在告诉人们它还醒着。

那块榆木砧板是父亲从村里人家锯倒榆树后留下的树桩上锯下来的。那天，经过榆树桩前，父亲一眼相中了上面密密匝匝的年轮，树主人过来搭话，见父亲摸着树桩夸赞，便说：“这树桩截块砧板绰绰有余，要，你就截。”父亲回家后，从邻家借来一把长锯，拖着铁锹赶到那儿，先松开树桩根部的泥土，挖到能蹲下人的深度，然后叫上一个帮手，终于锯下了一块圆转辘状的大砧板。抱回砧板，父亲欢喜得很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块砧板刚好配得上那把菜刀。”也对，没有菜刀的砧板，只是一截沉默的树桩，即便它身上布满密匝的年轮，而没有砧板的菜刀，只是一块不得志的铁板，随时都会误伤别人，弄痛自己。

自打厨房里有了般配的菜刀、砧板，父亲做菜的热情一下子高涨。春天，他将嫩藕摆在砧板上，一刀刀切成花朵的模样，还把青碧的辣椒一刀刀拉成细丝的形状。夏天，围着砧板，父亲摆上了四五只白瓷盘，一盘装茄丝、一盘盛薯丁、一盘装呱条、一盘盛肉片……秋天，父亲把大块的牛排摞在砧板上，沿着骨缝一刀刀削下去，一根根排骨立刻分了家。最惊心动魄的是，父亲挥刀剁骨头，左手按住骨头的一端，然后将刀举过头顶，肚中憋足气，在刀触骨头的一刹那，他不自觉地大叫一声：“嘿。”仿佛就是这一声惊吓，骨头应声断成两截，刀口也一头扎进砧板。冬天，杀鹅杀鸭时，菜刀是要吮血的，在宰杀之前，拎着刀的父亲，口中总爱嘀咕一句：“杀你你莫怪，生来你是一道菜。”然后眼一闭刀一横，出手干净又利索。

腌制雪里蕻可是个功夫活，菜的色香味在刀、在砧板、在人手、在砧坛。每回腌菜之前，先要磨菜刀，父亲取出家中的那块长条石，绑在板凳头，打来半盆清水放在凳旁，随后一屁股骑在板凳上，抄水将磨刀石和刀刃沾湿，然后将菜刀侧斜着置

于磨刀石上，一手握刀把，一手捏紧刀背，稍稍用力推拉，不时还抄点水喂喂刀刃，磨了一会儿，他将刀举起，迎着亮光看刀刃发亮，又用拇指肚轻测刀锋，感觉可以裁云断水了，便把刀头伸进盆中洗一下，再用干抹布擦净。至于砧板，前几天就用清水泡过，又用刀口刮了数遍，冲洗干净后，早已晾干。

将砧板放进木盆底，父亲将一束束雪里蕻整齐地码在砧板上，左手握菜，右手用力一刀刀切下去，工夫不大，一盆碎蓬蓬的雪里蕻就等着下盐腌制了。腌雪里蕻时，菜刀和砧板都躲在一旁，暗自偷看摆开架势的父亲捋起衣袖，先撒上一层盐，然后俯下身用双手盘菜，似乎要把所有的菜片都用手心抚摸一遍，盘毕，再用手掌轻轻揉搓，直至揉出了青色的汁液，方才装坛。一捧捧菜被塞进坛中，并不算完事，还要用棒槌一遍遍捣实，再封坛口。来年春上开坛，黄灿灿的雪里蕻香味扑鼻，父亲执意地认为，是那把菜刀立下的头功。

有次，我拿起菜刀溜进后院，准备砍几根毛竹，刚举起刀就听父亲扶着门楣大喊：“住手！”随即他蹿到我的面前，一把夺下我手中的刀，高声嚷道：“切菜刀，不能乱用，会崩坏刀口的。”回转身，他将一把斧头塞到我手中，想不到父亲竟如此惜爱这把剁骨切菜的刀。一把不起眼的菜刀，是厨房里不可或缺的一员，它其实就是我们长在身体之外的一副牙齿，在食物还未抵达我们口中之前，它就十分体贴地用自己的力气把食物咬成我们肠胃乐意接纳的模样，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它还变戏法一般，用牙齿在食物上雕花刻朵，给人们的视觉增加美的享受。

菜刀，是离我最近的刀具，它厚重的刀板里回响着四季轮回的旋律，它单薄而锋利的刀刃上，住着二十四个节气里的温情，它圆滚滚的木柄上缠绵着刀刃与砧板的绵绵情话，它暗褐的胸膛里滚动过骨断筋裂的惊雷和和风细雨般的窃语。虽然它拥有冰冷的铁器之身，但却能以最温暖的一面抵达我们的内心。菜刀，锋利的刀刃闪烁的却是柔性的光芒。